

# 瓦屋山：鹿挺严王峡，铜煎邓氏钱

□ 蒋蓝

今年5月6日上午，瓦屋山大雨滂沱，我们一行来到小地名“钱窝子”之地，此地有邓通严道铜山铸钱遗迹。几只野猴子在雨中守着栈道口，其中一只抱着像老鼠一般大小的小猴儿，可怜兮兮，我买了一包花生米招待它们，才得以顺利过关。

顺山道而下，珙桐树亮出万千白翅，在雨滴摇晃下翩然起舞；杜鹃刚过鼎盛花期，尚处于凋谢的中途，就像一个大梦，在惯性推动下步步生韵。下到谷底，山沟里溪水奔腾，怪石密布，瀑布飞跌，宛如万头猛虎仰天长啸，这里尚有“铜厂沟”等地名存在，应该是先民开采铜铁矿石而产生的。山腰之上，至今存有采铜矿而遗存的几个坑洞。

清代洪雅诗人张大用的《花溪四十咏》，是古人诗中对于洪雅地方风物书写最为翔尽之作，他对瓦屋山尤有独到眼光，其中之“鹿挺严王峡，铜煎邓氏钱”，进一步佐证了严道故城和邓通在瓦屋山炼铜铸币的事实。也可以说，瓦屋山是中国最早采矿冶铜之地，称之为“钱山”之祖，并不为过。



瓦屋山中的铜厂沟(蒋蓝供图)

## 夹江木城的邓通故宅

刘邦继秦统一全国，夯实了巴蜀边地的权力管辖，巴蜀成为大汉帝国虎踞西南的要津。汉高帝六年(公元前201年)，刘邦始按军功分封列侯，全国共封了大大小小137侯，边远的巴蜀只封了两个侯，一是什邡侯雍齿，一个就是南安侯宣虎。宣虎随刘邦降晋阳，灭燕王臧荼两大军功赐爵彻侯，封于南安，食900户，称庄侯，所封国称南安国。当时封国户数高者可达15000户，低者只有500户，宣虎在相对贫瘠的蜀地食1000户以下，显然是个小角色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说，他的封地主要在夹江平原，大约就是西汉一乡的人力物力，约相当于今天的夹江、洪雅两县。侯国地域虽小，但彻侯也算一国之君主，享有政治上、经济上的一些特权，如列侯之子也称太子，可以拥有家臣，收取封邑赋税等。

南安国属蜀郡，地位与后来县令、县长一样，也受蜀郡太守管辖。宣虎及其家属居长安，坐享900户农民的赋税收入的寄生生活。所以汉文帝曾经下令要列侯都回自己的封国去，多少做点事，但结果也是不了了之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载：“六年冬十月，令天下县、邑城。”据此分析，南安国或于此年之后才开始筑城。

宣虎在位30年，死后侯位传给儿子宣戎，宣戎又传宣千秋。到汉景帝中元元年(公元前149年)，宣千秋因伤人罪“不奉土法”，封国被剥夺。当时南安侯国户口达2100户，52年间人口增加1200户，增长率之高在全国都名列前茅，这与汉王朝奖励人口增殖有关，更与蜀郡修生养息、发展民生相连。

宣虎后代在失去侯位封国后，逐渐湮没于民间，到了公元前62年，汉宣帝派人找到他的曾孙，只是一介三等爵的庶民(最高者即宣虎的第二十等爵的彻侯)。毕竟饿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宣氏家族倒是香火不绝，在蜀汉时已成为南安县四大姓之一，因此《华阳国志》卷三记载说：南安“有四姓，能、宣、谢、申”。

本地非大姓而为著名乡贤的，就是名声响彻后世的邓通。明朝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转引夹江县风物时说：“《本志》云：‘治西二十五里南安镇，即汉南安县治。有邓通宅故址。前有玛瑙溪，中有盘石，可以修禊。’”《蜀水经》也记载说：“玛瑙溪，源出南安镇，南入江，溪有磐石可以修禊，邓通故宅在焉。”原夹江县文化馆老馆长郭守恩曾考证：玛瑙溪就是今天从华头镇流经南安乡后注入青衣江的稚川溪。“修禊”为汉民族风俗，民俗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(三国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初三)，人们到水边嬉戏，以被除不祥，称为“修禊”。由此可知，这里的居民应该不是古蜀原住民，因古蜀先民无此民俗。南安镇即今夹江县木城镇，邓通故居就在此，可知邓通是南安的庶民，邓通融他，遂被推荐进入宫廷。

2014年夏季一天早晨，我带母亲、女儿来到民风淳朴的木城镇赶场，在茶馆里与当地居民提起邓通，他们脸上浮起了一层向往富余的猪肝红。老人们说，邓通的父亲邓贤避开了秦末的战乱，经营有方，家道殷实，他也读了几年书。在接连有了3个女儿后，妻子终于为其生下了一个儿子。他见到官道上骏马飞驰、四方辐辏，联想起命运亨通，就为儿子起名叫“通”。幼年的邓通读经习文之余，除到官道边看车马外，更多时间是去水深草丰的河中戏耍、摸鱼、

捉虾。到了弱冠之年，读书没见大的起色，却练就了一副戏水撑船的好身手。这就是说，邓通其实就是蜀地之“浪里白条”。

因受汉文帝宠幸，文帝赐邓通蜀郡严道县的“铜山”，开采冶炼、铸钱、发行货币。邓通领命回到蜀地，财富跃进的小高炉立即点燃。他的铸钱地盘，从洪雅县瓦屋山到沙湾四峨山等地，在成都平原以西的邛崃也有铸钱之所。邓通由此成为大汉政府的“发钞银行”的总裁！“‘邓氏钱’布天下，其富如此”。

文帝令邓通铸币后，邓氏钱得以布天下，起码说明邓通的铸钱没有掺杂使假，民间乐意接受，流通无碍，他对得起皇帝的信任和自己的商业操守，于是邓通童叟无欺的“良心钱”，开始大量流通，逐渐成为主流货币，对稳定货币和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
## 泾上斜阳与叶子酒牌

夹江的木城古名南安，因唐武德元年(618年)曾在此建置南安县得名。隋朝之前，由于木城坝位于古泾口之上，故称“泾上”。关于木城之名由来有两种说法：一说为1646年明副将周鼎昌曾于此架木为城，抵抗张献忠部起义军，所以改名木城。张献忠部刘文秀率军杀到青衣江边，发现南安军民在青衣江边，筑木围城(取巨木扎水寨)，森严壁垒，隔江对峙，刘文秀久攻数月不下，只得撤兵转而攻打嘉定城，木城终于免遭战火的焚烧。为纪念这段历史，南安镇便取“架木为城”之意，改为木城。

另外一说为一古商人从古河道贩木时，曾于此三度沉木(筏)而得名，最初为“木沉”，后改名为木城。木城作为古时繁华的大码头，民国素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直至今日，古建筑依然保存完好，如渡口、原镇政府走马转角楼、绣花楼、木城后街的民居、青石板路以及深嵌在大明寺墙头的大黄葛树等。邓通出于其中，并非咄咄怪事。

我来的时候，中午的雾霭，到下午仍然没有从江面散去。眼看着天色转暗，突然，一轮夕阳展示了回春之力，推开雾瘴，把江面摊开。江中露出无数的滩涂，像开膛破肚的尸体……荒草凄凄，美其名曰“小岛风光”。

出木城沿青衣江而上，有渡口名“石面渡”，为古渡口，是通往洪雅、丹棱等地的要津，渡口临崖，崖上有观音龛4龛，对联云：“何处去寻南海；此间便是普陀。”横批：“慈航普渡”。佛教在东汉才逐渐进入内地，邓通大人自有神术，无须护佑。乐山历史学者唐长寿说，渡口旁原有汉柏一株，是两千名木，可惜在30多年前被一所学校砍伐作了他用，只留下了“汉柏村”的地名和清代刘石父所书“汉柏”碑一通，算是档案。

因为铸钱原因，邓通后来移居乐山沙湾，大渡河流经沙湾一段又名铜河，因邓通在此铸钱。于是，沙湾一地就有了两个响当当的名流，除了名声最大的郭沫若，就是邓通了。在沙湾桐街子山，关于邓通的铁闻极多，当地相传有邓通墓、邓通庙等。其中邓通墓(估计为衣冠冢)在地方志上有载，并非全然虚构。明朝峨眉县知事在嘉靖年间重修其墓，立碑楷书“汉邓通之墓”。清朝山东籍诗人、做过四川荣州知县的山东人王培荀在《听雨楼随笔》中，收录了一首《竹枝词》：“明月楼头且醉眠，从来富贵亦徒然。邓通坟近铜山在，寒食无人挂纸钱。”白云苍狗，这是哀怜他生前死后无人凭吊。

## 庄山、严道铜山与瓦屋山

古代文献《管子》里记载商汤派人于庄山采铜铸之事，这是最早有关这一神秘之地的记载。庄山究竟在何处?《中国地名大辞典·庄山》里将其定为“蜀郡庄道铜山”，即为“严道铜山”，学者指出，这是古人避讳所致。清嘉庆《洪雅县志·建置》有“洪雅西南皆为秦汉严道县地”之说。其时，严道县管辖范围广阔，包括今天雅安、荣经、汉源、天全、芦山等县市地域。清乾隆《雅州府志·建置沿革》称：“芦山县，秦严道县地，蜀郡，汉改青衣县。”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：“高后六年，城樊道开青衣，严道为秦置县。”文中说明严道属蜀郡，这就为其地望指出了准确的位置。蜀郡严道本意是以岷山庄王(瓦屋山为岷山中部)居此而得名，徐中舒先生也说，岷山(瓦屋山)庄王是楚庄王的后裔，以庄为氏，也是楚庄王派在瓦屋山地区的代理人。

严道铜山原名庄道铜山，因避汉明帝刘庄讳，将“庄”改为“严”，故在东汉明帝以后庄道铜山即改称严道铜山，楚庄王亦改称楚严王，“庄山”之名由此而来。严道铜山的铜矿开采极早，毫无疑问是中国最古老的铜矿，当地复兴村魏坊基堆积的矿渣上千万吨，这暗示了三星堆、金沙制品的青铜原料除彭州之外的另一个来源。邓通的作用，是将其冶炼提升到了一个高峰。

乐山学者罗孟汀在《邓通铸钱考》中将洪雅瓦屋山作为邓通铸币地之一。“严道废县城，洪雅县西南一百二十里，思经山下，遗址尚存。今考其地，瓦屋居西南，思经居于东北，车岗出水其中，上流曰严王峡，谓瓦屋山下，思经山下皆是。”铜山今瓦屋山右，邛崃山、毛沟皆产，以瓦屋山者为是。”同书中的“金石之属”说得更为明白：“铜山在瓦屋山。”清代的《县輿全图》亦列铜山为3处。

洪雅县文史学者王仿生的《严道铜山考异》一文也谈到：1958年大炼钢铁时，在瓦屋山腹地的吴庄乡复兴村创办了“复兴铜厂”，这里开矿炼铜的工人有数百人之多。当时工人在废弃了的矿坑中发现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大铜锭，上面有字，人们用竹片挑剔干净浮泥后用水冲洗，“大汉官铜”四个大小篆字赫然呈现眼前。工人们欢喜不已，抬去收购站卖了五十元钱，买了一头猪，杀后大吃一顿……他们可能不知道被毁的铜锭是一件价值连城的重要文物，它证实了《史记》对邓通的记载完全真实。

今年5月6日上午，瓦屋山大雨滂沱，我们一行来到小地名“钱窝子”之地，此地有邓通严道铜山铸钱遗迹。几只野猴子在雨中守着栈道口，其中一只抱着像老鼠一般大小的小猴儿，可怜兮兮，我买了一包花生米招待它们，才得以顺利过关。顺山道而下，珙桐树亮出万千白翅，在雨滴摇晃下翩然起舞；杜鹃刚过鼎盛花期，尚处于凋谢的中途，就像一个大梦，在惯性推动下步步生韵。

下到底，山沟里溪水奔腾，怪石密布，瀑布飞跌，宛如万头猛虎仰天长啸。这里尚有“铜厂沟”等地名存在，应该是先民开采铜铁矿石而产生的。山腰之上，至今存有采铜矿而遗存的几个坑洞。清代洪雅诗人张大用的《花溪四十咏》，是古人诗中对于洪雅地方风物书写最为翔尽之作，他对瓦屋山尤有独到眼光，其中之“鹿挺严王峡，铜煎邓氏钱”，进一步佐证了严道故城和邓通在瓦屋山炼铜铸币的事实。也可以说，瓦屋山是中国最早采矿冶铜之地，称之为“钱山”之祖，并不为过。

《华阳国志》特别提到：“汉文帝时，以铁、

铜赐侍郎邓通。通假民卓王孙，岁取千匹。故王孙货累巨万钊，邓通钱亦尽天下。”由此可见，邓通把瓦屋山之铜矿开采之权租赁给了卓王孙，卓王孙后在临邛成为巨富，他的“第一桶金”，应该挖自瓦屋山。

史载邓通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建设有一定的贡献，历史上也的确有“邓通城”。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》载：“《舆地纪胜》卷147雅州：邓通城‘在荣经县东三十里，(汉)文帝尝赐(邓)通(以)严道铜山铸钱。又有饿死坑，亦通饿死之地也。诗仙李白诗曰：多少金钱满天下，不知更有邓通城’”。

## “十方”之地的邓通桥

邓通心思活络，不会仅仅在瓦屋山一带寻找铜矿。比如金堂县的低山区蕴藏有重金属、天然气资源，史载“有盐、铜之利”。传汉时邓通、卓王孙俱采铜于至治东金子山(铜官山)。境内沱江流段产沙金，并有大面积的建筑用优质砂砾矿床，储量丰富。

位于成都西北方向的什邡县，地处龙门山系中段，古称“十方”，在中国所有的地名中，是惟一还带有“方国”印迹之地。什邡建置，最早见于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。在古蜀开明王朝时期，什邡即为蜀地经济发达、人口众多的核心地带。1992年在什邡县城西丝绸厂家属楼出土有青铜“十方王印章”；1989年在县粮食转运站出土了“竹节纹铜矛”，该文物通长21厘米。脊中部饰有18节竹节纹，仅见于什邡，可见此地一直有青铜制品。汶川特大地震重建期间，在马祖镇邓通村6组还发现了商周文化遗址，出土大量文物，器物均与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形状、质地相同，表现出一致的文化面貌。《旧志》称为“冉之虚，羌氏之窟”，民族五方杂处，文化形态多样，古迹留存众多，人文胜景历史悠久。

什邡县郭辉图曾对我说，马祖镇邓通村一线，刚好位于龙门山海拔急剧下降的根部，四十余公里距离，海拔由5000多米降至500余米，山溪发力狂奔，造成了这一线河道纵横漫溢。此地与邓通的确有关，首先有邓通桥，然后才有邓通村。邓通村位于马祖镇西部，上接师古、下连南泉，因境内邓通桥而得名。当地的传闻是，邓通带领一批随从去龙门山中探寻铜矿，什邡县境内的岳家山至今还存有铜矿开采的坑道。在经过一条湍急的小河时，邓通失足跌倒入水，幸好被当地一个老太婆捞上岸来。本就是要享的邓通，相信这是上天的一个玩笑。他出于感恩，豪掷千金，在此兴建了一座桥梁。

新邓通桥横跨邓通村人民渠之上，彭什公路经此。原桥为双孔混凝土结构，1997年彭什公路改建时也未彻底改造该桥。2001年在原桥稍下的地方建成了邓通新桥，拆除了老桥，现桥长31.2米、宽15米。沧海桑田，我们自然看不到邓通桥的原貌了。居住在邓通村6组的原生产队队长告诉我，他早年见到的老邓通桥，并不在现在新桥的位置，旧桥头有石牌坊，桥为单孔石拱桥，横跨于一条小河之上。

文帝死后太子即汉景帝上台，邓通就被免官，后“竟不得名一钱，寄死人家。”印证了“命里只有八合米、走遍天下不满升”的谶语。现在有学者指出，邓通在铜山铸钱后所患之病，也多半是饮用了含重金属元素的水所引起的。他不能进食，乃是肠胃食道有疾。这种症状，当是水中所含重金属元素所致。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《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》里，王婆提及的“潘、驴、邓、小、闲”的成功男人“五字诀”，“邓”乃邓通，邓通俨然成为了一个风化的指标，足以来得他的深远影响。



四川经济日报  
微信公众号



四川经济日报  
微博

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四川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，欢迎和我们的话题#川行无边# 地球是圆的#互动。

### 本报声明

本版所登稿件若需转载或编辑出版，应经本报许可同意，并按有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费。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